

【援疆手记】

□高祥

在喀什，葇果落尽的桑树是寂寞的。山东援疆指挥部院门前的大桑树上，一蓬蓬绿叶恣肆舒张，在阳光下摇出层层叠叠的绿荫。几只麻雀在果渍斑斑的地面上蹦跳，四处捡食粘在地上的碎屑，看见人来，就一哄而散。

这棵桑树的桑葚今年几乎没人来采过，它太高了，要爬上去不是一件易事。听说以前几批援疆人，有的喜欢把熟透的桑葚摇下来，落到树下拉起的床单或者窗帘里，常常一次能接满一大脸盆。但今年，南北相邻院子里的桑树葇果累累，抬手可摘，把人们的心思都引走了。

在那里，几十棵桑树从桑叶初绽，像婴儿的手掌一天天伸展，到叶从下冒出星星点点的青涩葇果，让在指挥部院子里工作的人满心期待。4月春风渐暖，枝头间一点点透红、变紫的，是黑桑；发白、泛亮的，是白桑；间或杂着几棵粉桑，葇果白中润红，在青青桑叶间若隐若现。

几种桑树中，最常见的是黑桑，红中泛紫，紫中透黑的桑葚，像人参果一样坐在枝上，葇果压弯的枝头垂下来，刚好触手可及，采一颗放到嘴里，甜中微酸，滋味正好。白桑熟得似乎晚些，尝起来仿佛一簇糖汁，味道极甜。

有人说，吃黑桑葇利于护发，能治头发早白。喀什的天气特别干燥，援疆人从山东过来后发现头发都掉得特别厉害。邻院的桑树丛中，黑桑葇被采摘得最多。从4月底直到7月初，如果没有加班，到邻院采食桑葇是一群人晚饭后的保留节目。但一两个月下来，并未发现有谁头发更黑了，反而许多人头顶越来越稀，比初到喀什时又“清秀”了许多。

在这里，似乎也少有人惊扰桑叶。走在喀什街头，常常会看到桑树立在路边墙下，枝叶茂盛，自由生长。不像其他城市，偶尔见到棵桑树，树叶也会因为孩子们养蚕被捋得光秃秃的。

记得小时候老家也有桑树，但树叶不

桑叶青青



如喀什这边的厚，桑葇果小味酸，颜色也不够黑紫。后来长大外出，见多了各地的桑树，才逐渐了解到它有很多品种，也有很多故事。

作为本土树种，桑树见证了祖国南北的沧海桑田。嫫祖始蚕，缫丝织绸，让中华先民不再“着兽皮、衣树叶”，这都赖于桑树的功劳。桑叶青青，化作桑蚕吐不尽的根根金丝，让桑树化身古代神话里的东方神木，也成为栖身三星堆遗址的青铜神树。

从齐纨鲁缟到越罗蜀锦，轻柔华丽的丝绸装点了商周古风、汉唐气象。它穿越关山，翻过戈壁，一路飘逸到西域，然后在这里集散中转，通往西亚、欧洲，将东西方文明联结在一起。千百年来，原本世代相守的蚕桑也从中原西行，沿着丝绸之路生根发芽，在祖国的西部边疆迤迤出一条郁郁葱葱的“路标”。

在喀什城乡，这些“路标”还在执着守护着片片绿洲。在这里，没有了中原地区“前不栽桑，后不种柳”的俗信，各种桑树在房前屋后、田间地头任意生长。桑叶青青，育蚕吐丝，再经过当地工匠的巧夺天工，变身享誉中外的疏勒锦，和绚丽飘逸的艾德莱斯丝绸。

但是也有例外。在指挥部北边的院子里，夹在两棵高大的黑桑树之间，有一棵

药桑。据说这种药桑只见于南疆，是本地树种，葇果能补肝肾、补血、祛风，药用价值很高。仔细看这三棵桑树，中间的药桑树叶肥厚，树冠丰满，颜色墨绿，与另外两棵黑桑树明显不同。

更为奇特的是，在葇果落尽的夏天，这棵桑树的树叶间却还藏着一颗颗或红或黑的桑葇。它的桑葇果形短而圆大，果粒膨出，采一颗品尝，红的酸得咋舌，黑的甜中泛酸，汁液粘在手上殷红如血。这种药桑果期漫长，从5月份开始，一直到9月还能看到。

桑树是长寿之树，有的古桑树寿逾千年仍枝繁叶茂。《诗经》里说，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”，意思是，桑树和梓树为父母所栽，要对它们恭敬。如果说父母栽植桑梓的地方就是故乡，那么这一棵棵沿着丝路西行的桑树，它们的故乡又在哪里呢？

阳光之下，青青桑叶临风翻舞。我看着这些桑树在想，沙漠绿洲上每一个丝路“路标”，都是前方桑树的故乡。就像援疆人，我们对口支援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新的家乡！

与新疆的各族同胞一起，一代代，一批批援疆人接力不辍，一定能像桑树一样，为绿洲遮风挡沙，将沙漠变作绿洲，为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织起坚实的屏障，为我们的未来织就艾德莱斯丝绸一样绚丽的梦想。

【征文预告】 儿时的玩伴

命题嘉宾：陶纯

（山东东阿县人，著名军旅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一座营盘》《浪漫沧桑》，小说集《秋莲》《天佑》，《子弹穿过头颅》等。作品曾多次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以及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优秀作品奖、全军优秀编剧奖等奖项。）

征文要求：1000字以内，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：
qlwbxz@163.com

【时间乡愁】

故乡的大沙河

□帅志星

村前悠悠流淌的这条河叫东沟河，俗称大沙河，是东鱼河南侧的一条支流。

河的源头在曹县楼境内的黄河故道，这儿曾是古孟渚泽的北部边缘。河从故乡东南欢快地走来，像一条飘带，绕村而过，北去六七里，汇聚一汪碧水，造就一片千亩大的湿地。据考证，湿地下面是林台古城遗址，出土过不少瓷器、陶器、墙砖和船木。民国版《单县志》载：“林台，在城南十八里。三台联榭，高耸相望，传为汉时转运防御之所。”当年河里舳舻相继，樯帆林立；岸上人头攒动，车流不息，我想，大概和《清明上河图》上描绘的情形差不多吧。

再往下走就到了单县县城，张垆堆遗址依偎在大沙河东侧；抬头西望是琴台，当年孔子的弟子宓子贱任单父宰时在此鸣琴而治；有栖霞山，是西汉刘武营建官室的地方。李白、高适曾经联袂来此游览，他们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，触景生情，引吭高歌，留下许多动人的诗篇。

带着历史的沧桑与厚重，大沙河穿越时空，一路走到了今天，千百年来它就像鲁西南大地上的一条汨汨流淌的血脉，无私地哺育着万物生灵。

这条河一年四季多彩多姿，是我儿时的乐园。

春天，上游的水渐渐增多，流到村前变得越发清澈。芦芽儿轻轻地从水里钻出来，水灵灵的，绿中带黄；两岸的小草也争先恐后地向外张望，看看小河还好吗，空气中到处飘动着春的问候。可以到河边放羊了，憋屈了一个冬天的羊，急急忙忙来到河边尝尝鲜；羊埋头吃草，孩子们唱着动听的歌谣，追逐打闹，唤醒了沉睡的河流。

夏天，我和小伙伴们常去河边割草，有时去挖茅根、菱角、荸荠、野莲藕。最具诱惑的是捉鱼，草鱼最多，也有白鲢、河虾和泥鳅。泥鳅最滑，几次到手，几次逃脱。最怕鳊鱼，身上有刺，扎过几次屁股，每次都都很小心。一两个时辰下来，我就能捉几条鱼带回家，母亲加点葱姜煮出一锅好喝的鱼汤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温馨惬意，至今难忘。

这儿是鸟的天堂，最常见的就有二三十种。光影中舒展的白鹭、翠鸟、苇莺、斑头雁、戴胜，婀娜多姿，争奇斗艳。河里有成片的蒲草、芦苇，风中摇曳，好像在呼唤着鸟儿们来跳舞。南飞的大雁累了，常常在这儿歇歇脚，到水边觅食水草、小鱼小虾，“落霞与孤鹜齐飞”是这儿常见的风景。

夏天的傍晚最热闹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到河里扎几个猛子，来回游几趟，洗去了一天的疲劳。男人们走了，这儿就成了女人的世界，她们家长里短，打打闹闹，那是小村最美妙的乐章。

最好玩的是冬天。在厚厚的冰面上，孩子们一只脚踩着冰块，一只脚用力往后蹬，能滑出好远。不过，掌握不好平衡，就会摔个仰面朝天，乐得伙伴们哈哈大笑，好像能把整个河里的冰融化了似的。

小河唱着、跳着，一年四季不知疲倦地从村前欢快地走过，偷偷地带走了我的童年。

【岁月留痕】

□张淋

父亲是伐木工人，常年劳作在武夷山脉的原始森林里。他的工作就是采伐树木，每当采伐完了一片树林，我们便要举家迁徙到另一片山林。

每次搬家迁居，都是父亲肩挑着全部的家当走在前面，母亲背着年幼的我跟在后面，一家人行进在深山密林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上。父亲有时会哼上几句挑工的号子，母亲则会边走边给我讲些古老的传说，身边是茫茫的大山，不时传来悦耳动听的鸟语虫鸣，那份来自大自然纯朴的天伦之乐，令人永生难忘！

我的童年便是在这种游牧牧民般的生活中度过的。母亲瘦小的脊背也成了我童

【心香一瓣】

□赵玉霞

33年前，我在淄博教育学院中文系进修毕业，学校推荐我到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参加培训半年。刘聿鑫老师是古籍研究所的副所长，我们的系主任刘世友老师特别写了一封信，推荐我认识刘老师。

刘老师老家博山，曾是赵蔚芝先生的学生，诚恳、和善、实在，有恂恂儒者之风，一见到他，就感到特别亲切。我把自己在古籍点校中的一些疑点向他提出，他都热心推荐书籍解决，并亲自带领我去找山东古籍出版社——齐鲁书社的社长赵炳南，把我和徐植农老师共同点校翻译的《侯朝宗文选》出书事宜商定下来。

刘老师教我们文字学，他对甲骨文、石鼓文、金文及楷、隶、行书都能讲得头头是道，并能规范地板书，令我十分佩服。刘老师还是位书法家，多年来，其书法作品多次参加海内外展览。当年参加培训时，刘老师曾赠我一幅字，是李清照的《五言绝句》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我带回家，装裱后把它高挂在墙上，看到它，就感到老师对自己的激励。我也曾作词一首谢恩师，内中有“金文壮语悬高壁，吟哦一声知奋起。揖谢

送儿远行

年的摇篮。

父亲退休后和母亲回到鲁西北的家乡定居，而我则到省城济南上学，我和父母团聚的日子只有节假日了。记得最初的那几年里，每次和父母短暂相聚回城的时候，母亲总是执意把我送到公路旁的小车站，直到看着我上了进城的末班客车才肯回家。时光流逝，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弱，每每我离家返城的时候，她便只能把我送到村头的路口，眼望着我消失在小路的尽头。又过了几年，身体更加虚弱的母亲，只能颤颤巍巍地把我送到胡同口，然后一只手扶着墙角，看着我的身影走出村头。

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，母亲因

忆念刘聿鑫老师

我师”之句。

此后的几十年里，一直没与老师断了联系，老师曾与赵蔚芝先生共同注释了赵执信的《谈龙录》，出版了《汉字的演变》、《中国语言学要籍解题》、《赵执信诗选》、《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》等书，并为赵蔚芝老师注释《蔚芝诗选》，还出过纪念蒋维崧先生的文集《师门琐忆》等等。每有新作，老师都给我寄来，我都仔细捧读；我两次出书，都请老师题写书名，老师都欣然应允。封面上有老师清雅的行书字，自己看着特别舒服、协调。

每年的教师节，我都打电话问候祝贺；每到元旦临近，都给老师（当然还有别的老师）寄去贺卡，直到自己年近七十岁。邮局工作人员看我这60多岁的人还给老师寄贺卡，问我老师多少岁了，我说80多了，她们会发出“哇”的一声感叹。不管多大年纪，有尊敬的长者可挂念，也是一种幸福。

2015年，区里派我到山大参加尼山书院讲师培训，我抽空去看望刘老师，老师还精神矍铄，而今年的9月7日，我因事顺便去看望老师，老师却显得那么消瘦、那么衰弱，让我十分惊讶。但老师还是自己

为突如其来大病卧床不起，那时的我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，虽然忙碌，但一到周末我就要急匆匆地赶回家看望父母。周日下午我赶最后一班回省城的客车，而这时的母亲只能躺在床上目送我走出家门……

岁月流逝时光变迁，唯一不变的是母亲送儿远行时目光中流露出的无尽牵挂和依依不舍！

如今父母都已经长眠于鲁西北家乡的大地上，每次回去看他们，眼前虽然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坟莹，而脑海中却都是和父亲母亲相依为命、共同度过的那段虽清贫，但充满无限快乐的幸福时光——父亲母亲我想你们！

缓慢地走到书房，拿出两幅墨宝，热情地赠予我与同去的王蕾主任，并指点着详解内容。——从来没有要求过，老师就是这样的无私和慷慨。

谁想到，仅仅20余天后的10月5日，老师便驾鹤西去了。痛哉！

刘老师是个朴素、低调的人，生前孩子们给他买墓地，他一看照片嫌太高级，就不答应，他说：“我是个普通的人，不能住在那样豪华的地方，我愿回老家和父母他们在一起。”于是，孩子们遵嘱，把他安葬在博山老家的墓地。

刘老师贤惠的夫人贾老师说，他的“文房四宝”都让他随身带去了。愿刘聿鑫老师将出色的书法技艺带到天国，再去书写仁爱、书写美好！

关注壹点文学
扫描二维码

